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尼 / 著 林 蕪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 (美) 卡伦·霍尼著; 林
蕞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01-12328-8

I. ①我… II. ①卡… ②林… III. ①病态心理学—
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5641 号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WOMEN SHIDAI DE SHENJINGZHENG RENGE

[美] 卡伦·霍尼 著 林 蕞 译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10) 84827588
网 址 <http://www.tjmchs.com>
电 子 信 箱 tjmchs@126.com

总 策 划 刘志则
责 任 编 辑 郭晓雪
封 面 设 计 严春艳
策 划 编 辑 大 惑

制 版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10-84827588)

译者序 | The translator sequence

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中，卡伦·霍尼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她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新精神分析学说，发现了文化环境对个人经验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什么样的情绪是正常反应，什么样是不正常的。

卡伦·霍尼的著作甚丰，《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作品在精神分析学说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作为她阐述个人学术思想的第一部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理论，而且处处闪耀着人文关怀。

在这本书中，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分析，以及对神经症病人缺乏自信、怀疑他人、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等情绪的案例剖析，

我们不仅能看到自己内心的冲突，看到文化本身带给我们个人的影响，更看到神经症病人所面对的困境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诚然，这是一部学术色彩较强的作品，但它的文字背后带给我们的却是对普罗大众一种深层次的关怀，以及对社会文化之下一切人格特征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让我们透过这本学术著作，体验到了悲悯与关怀，反思与宽容。正如作者所言，“在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但也正是这种“不可能”，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可能性，在焦虑、冲突、迷失、和解之后，我们会看到有一种更深的爱的显现。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读这样一本能让人动容的学术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一种流动的温暖，而这也正是我们翻译这本心理学著作的初衷。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耗时很长，因为愈是对“神经症人格”有深入的了解，愈是觉得这本著作对当下人们的帮助极大，下笔也就愈是谨慎。但由于能力有限，书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疏漏，还望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序言 | Preface

我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是想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准确地刻画出来，将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遇到的所有障碍呈现出来。我不打算在这本书中讨论某些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集中讨论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病人共同的性格结构。

我重点关注的是：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病人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出的努力；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对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起的防御机制。我如此强调实际处境，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形成于童年时代的早期经验”这一观点。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专家不同的是，我不想只关注童年时代，把病人之后的反应看成是童年经验的重复。我认为，童年时期的经验与病人的内心冲突之间关系的复杂，远超过了精神分析专家的设想。这些精神分析专家看到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童年时期的经验尽管是神经症的决定性条件，却不是后来那些心理障碍形成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重点关注那些实际的精神障碍时会发现：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造成，也可以由我们生活其中的特殊文化

环境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强调了个人经验，也使它们变得多样，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究竟是拥有一位独断专行的母亲还是拥有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是一个人的个人命运；但发现这些母亲的专断或自我牺牲精神却需要特定的文化环境。并且，也正因为这些文化条件的存在，这些经验才会对此人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充分了解了文化环境的影响对神经症有多重要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退却到了背后。只有在分析了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后，它们的影响才能被考虑进来。

这种思考方向让我对神经症中的许多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针对各种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的内涵，病态犯罪感的意义等），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性格的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悖，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还算得上是精神分析吗？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所说的这一切就算不上是精神分析；但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基本思路，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在心理治疗时将这些潜伏的过程提升到意识层面，那么，我的这些理论就属于精神分析。我相信唯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是瞻，容易导致我们在所有神经症中只发

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种泥古不化、墨守成规的做法是危险的。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更需要的是我们继续巩固他奠定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这样精神分析才能既是治疗实践又是理论方法。

这种观点也同时回答了另一种可能会被提出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否和阿德勒的理论类似。确实，我在某些观点上与阿德勒曾强调过的那些理论略微相似，但从根本上讲，我的理论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上的。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恰证明：如果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只是进行片面的探索，即使对心理过程的观察充满了创造性，最终也无法摆脱枯燥乏味。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强调我与其他精神分析专家的分歧，因此，从整体上看，本书涉及的争论仅限于我与弗洛伊德有着重大分歧的那些问题。

我在这里所提及的，就是我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精神分析后所得到的。假如把我的理论所依据的材料全部一一列举出来，这本书就要容纳非常多的详细病例；但本书的主旨是对神经症问题进行概括介绍，这样做既显冗赘又没太大意义。而且，即使没有这些材料，读者也同样可以检验我结论的正确性。他如果善于观察，只要将我的假设与他的经验进行比较，就能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评判。

本书的语言通俗晓畅，为了使条理清晰，我尽量避免过多地讨论

细枝末节。同时，我也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因为这类术语常常会打断清晰的阅读思路。这或许会让许多读者，尤其是不懂心理学的人，认为神经症人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问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甚至很危险。我们必须要看清，一切心理问题必定都是复杂而微妙的，如果不牢记这一事实，那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你会发现越读你越糊涂，并且还会因为找不到现成的公式而感到异常失望。

这本书，不但有兴趣的外行人可以看，那些跟神经症病人经常接触的专业人员也可以看，当然，这些人对本书提到的各种问题都很熟悉。他们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教师、社会工作人员，还包括那些开始意识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我希望神经症病人本人也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如果神经症病人并不把心理学看成是对自己的冒犯而加以排斥，那他就比那些健康人还能深切地领略到心理的错综复杂。但遗憾的是，仅仅靠阅读这一行为，并不能治愈他的疾病、让他摆脱自身的处境。他在阅读时，可能更容易在书中看到别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

借此机会，我想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表示感谢。至于那些我心怀感激的作家，我已经在书中提到。而对于弗洛伊德，我要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是他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工具。对于我的病人，我一样也要致以最大的谢意，因为正是我们共同的合作，才有了我对他们的这些深刻了解。

目 录 | Contents

译者序	001
序 言	001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001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017
第三章	
焦 虑	027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045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063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085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要 099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117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要中的作用 129

第十章

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追求 143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165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185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207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233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253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如今，“神经症”一词已经被运用得很随意。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过是用它来批评某些行为，例如，以前我们会说某人懒惰、敏感、贪婪或多疑，而现在我们则会直接用“神经症”这个词来形容他，同时也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博学。然而，真的追究起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不过，即使这样，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还是会意有所指，会不自觉地运用某些标准来决定使用这个词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病人对待事物的反应就明显与普通人不同。假如一个姑娘，她在公司里总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对薪资没有任何奢求，也不打算和上司同事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她很容易被大家归结到神经症中去。再比如，有这么一位艺术家，他的收入很微薄，每周只有三十块钱。其实只要他愿意去工作，就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他却安于微薄的收入，沉溺于自己的嗜好和卖弄一些雕虫小技上，甚至宁愿花大把的时间与女人厮混、享受人生，也不去努力挣更多的钱。面对这种人，我们通常都会说他一句“神经症”，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努力去征服世界，赶超他人，去

谋取远远超过生存所需的物质和金钱。

由此可见，我们称一个人是神经症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和我们一样，是否符合这个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那个没有上进心（至少在我们看来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离开我们，到某个普韦布洛 (Pueblo) 印第安文化中去生活，那么她就完全不会被说成是神经症了；同样，如果那位收入微薄的艺术家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子里，或者是墨西哥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因为在所说的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生存必需的需求之外，根本没必要再去谋求更多的金钱，也用不着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我们再追溯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为了获取远超自己需要的物质而拼命工作的态度，绝对会被认为是卑贱的。

因此神经症一词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无可避免地会带有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对病人的文化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诊断他的腿部骨折；但如果我们在同样状况下，把一个声称自己拥有种种幻觉，并且还深信这些幻觉的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神经症病人的话，那就是在冒险了。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一个人能产生幻觉会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是神灵赐予的福祉。而拥有如此禀赋的人，会得到人们的敬重，并享有某种特权。虽然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若有人声称自己曾与已故的祖父长时间交谈，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症；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行为却是受到公众认可的，是人们所公认的行为模式。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人如果因为别人提到了自己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发雷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神经症；但在基卡拉拉·阿巴切 (Jicarilla Apache) 文化中，这种人和他的行为却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如果因为碰触到了经期中的女人而深感恐惧，那他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避讳月经原本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和行为。

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这类判断不仅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现今，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女性，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曾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人们怀疑是神经不正常。然而不必太远，仅仅在 40 年前，人们则会认为这种罪恶感是她本就应该有的心理反应。正常与不正常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例如，对于封建阶级来说，男人只有在狩猎和征战时才施展才能，其他时间里什么也不干才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这种行为简直难以理解，而且非常不正常。此外，对正常与不正常的判断还会因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一个临近 40 岁的女人如果对衰老变得敏感甚至是恐惧，会被认为是“正常的”；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在某个男人身上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中所谓的正常，有着千差万别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我

们很不一样，知道因纽特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大相径庭，也知道古代的巫医治疗病人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却很少意识到，除了在风俗习惯上，人类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如今，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宣布过这一观点。萨丕尔就说过：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发现并刷新着“正常人”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充足的理由坚信，只有它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在心理学中，这种观点也可见一斑。例如，弗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得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嫉妒的结论，之后他甚至尝试着为这种假设性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方面的依据^①。他甚至还假定所有的人都曾通过想象体验过“谋杀”的犯罪感，但事实上，人们对待杀人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例如，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就曾指出，因纽特人就不觉得杀人者必须受到惩罚。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当家庭中的某个成员被外来人杀

^① 在弗洛伊德的论文《两性间生理解剖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中，弗洛伊德提出，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女孩子嫉妒男孩子拥有阴茎。在成长过程中，女孩子希望得到阴茎的愿望渐渐转变为得到一个具有阴茎的男人。此时，她开始嫉妒其他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嫉妒她们拥有男人，犹如当初嫉妒男孩子拥有阴茎一样。弗洛伊德是在时代压力之下提出这些观点的，然而这种对全部人类的人性概括，仅仅来源于他对一定区域的人类的观察。

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的观察是否正确，他们只会将它看作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区域里有限群体的观察。但他们会质疑他结论的正确性，因为，人们对嫉妒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民族，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嫉妒；有的民族，无论男女都普遍缺乏嫉妒心；还有的民族，无论男女都非常容易产生嫉妒。以此为依据，人类学家不仅会反对弗洛伊德，甚至会反对任何把观察建立在生理解剖学上的人。他们会强调对生活环境差异的考察，强调这些差异对男女产生嫉妒的影响。例如，弗洛伊德的结论虽然符合我们时代女性神经症的情形，但在相同文化中，这一结论是否也符合正常女性。我们必须这样追问，因为那些一天到晚都和神经症打交道的精神分析学家，越来越无法看到，我们文化中同样存在正常人。还有，我们必须追问，嫉妒心和占有欲的产生需要什么样的心理环境？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女生活环境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对嫉妒心的不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